

#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

——世界奇书文库

## 发条橙

[英] 安东尼·伯吉斯 著

王之光 译

## 第一部

## 1

##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

“下面玩什么花样呢？”

一伙子人里面有我，名叫亚历克斯，另有三个哥们，分别是彼得、乔治和丁姆，丁姆真的很笨。大家坐在柯罗瓦奶吧的店堂里，议论着今晚到底要干些什么。这是个既阴冷又昏暗的冬日，阴沉沉的，令人讨厌透了；幸亏没下雨。柯罗瓦奶吧是个奶杂店，弟兄们哪，你们可能忘了这种店铺的模样；如今世道变化快，大家记性也越来越差，报纸也不大有人看了。喏，就是除了奶制品也兼售别的货。尽管店里没有卖酒的执照，但法律还没有禁止生产某些个新鲜东西，可以搀在牛奶中一起喝嘛。比方说搀上速胜、合成丸、漫色等迷幻药，或者一两种别的新品，让人喝了，可带来一刻钟朦胧安静的好时光，观赏左脚靴子内呈现上帝和他的全班天使、圣徒，头脑中处处有灯泡炸开。也可以喝“牛奶泡刀”，这种叫法是我们想出来的，它能使人心智敏锐，为搞肮脏的二十比一做好准备。当晚我们就喝着这玩意儿。故事也就从这儿讲起吧。

我们口袋里有的是叶子，根本没有必要去考虑抢更多的花票子。在小巷里推搡某个老家伙，看他倒在血泊中，而我们则清点捞到手的进项，然后四人平分；也没有必要去店里对全身发抖的白发老太施以超级暴力，然后大笑着，卷着钱箱里的存款扬长而去。俗话说得好，金钱不是万能的。

我们四人穿着时髦的服装，当时时兴黑色贴体紧身服，它缀有我们称为果冻模子的东西，附在下面胯裆部，也能起保护作用，而且把它设计成各色花样，从某个角度可以看得很明白。当时我的胯裆是蜘



蝶形的，彼得的酷似手掌，乔治的很花哨，像花朵，可怜的丁姆拥有一个土里土气的花样，活像小丑的花脸。丁姆待人接物没啥主见，实实在在勿庸置疑是四人中最愚笨的一个。我们的束腰茄克没有翻领，但假肩很大，可说是对同类真肩的一种讽刺。弟兄们哪，我们戴着米色宽领带，料子像土豆泥用叉子扒拉出的花样；头发倒留得不太长，靴子非常坚硬爽快，踢起人来坚强有力。

“下面玩什么花样呢？”

坐在柜台上的小姐总共才三个，我们倒有四个男的，通常搞成一个为众人服务，大家为一个服务的局面。这些小姐也打扮得非常时髦，格利佛上是紫色、绿色、橘红色假发，每染一次的花费，看样子不低于她们三四个星期的工资，还要配以相应的化妆品，眼睛周围画着彩虹，嘴巴画得又宽又大。她们的黑色连衣裙又长又直挺，胸前别着银质小像章，上面标着男孩的名字：乔、迈克之类。据说那都是她们十四岁不到就睡过的男孩。她们不停往我们这边看，我差一点想说而没出口，只是从嘴角上表示出来：我们三个该过去一点交欢，让可怜的丁姆留下，只消给他买半升一客的白葡萄酒就可以打发，当然这次要搀点儿合成丸进去，可是那样就不像玩游戏啦。丁姆长相难看，人如其名，笨手笨脚，但是打起臭架来他可是把好手，使起靴子来也很灵巧。

“下面玩什么花样呢？”

三面墙边都摆着这种又长又大的豪华座位，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家伙已经醉酩大醉。他目光呆滞，口中不停念叨着“亚里士多德希望淡淡弄出外向仙客来花变得叉形时髦。”他好像是入了幻境，醉得晕头转向；我知道那情形是什么样子，曾经跟别人一样尝试过；但这次我开始认为那样做太窝囊，弟兄们哪。喝过莫洛可之后就躺倒，心里出现幻象，似乎周围一切都成了往事。的确看得一清二楚，一览无余——有桌子、音响、灯光、男男女女——不过就是似曾相见，如今都已无影无踪了。似乎被自己的靴子或指甲所催眠，同时又好像被老渣滓提起来，像猫咪一样摇动。摇啊，摇啊，直到什么也不剩。丢失了姓名、躯体、自我，却也漫不经心，直等到靴子或指甲变黄，一直黄



下去，黄下去。接着灯光开始像原子弹一样爆裂，而靴子、指甲，或者好像是裤屁股上的一点泥巴变成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地方，比世界还要大，当你正要被引荐给上帝时，这一切忽然都结束了。回到现时现地后仍啜泣着，嘴巴呜呜地嘟起。咳，那样很舒服，却很窝囊。人来到世上不只是为了接触上帝的。那种事情会把人的元气、人的潜能统统抽干的。

“下面玩什么花样呢？”

音响播放着，可以感觉歌手的嗓音从酒吧一端传向另一端，直飘天花板，再俯冲而下，在墙体间飞来窜去。那是伯特·拉斯基，沙哑地唱一首老掉牙的旧曲，叫做“你使我的口红起泡”。三个坐台小姐之一，染绿头发的，伴着那所谓的音乐把肚子一挺一收的。我可以感到莫洛可中的“刀”开始刺痛，说明我已经预备好来点二十比一了。于是，我喊道“出去！出去！”，像小狗一样大声地叫嚷，接着挥拳猛砸坐在我旁边的家伙，他烂醉如泥，念念有词的，正好砸在耳朵孔上，但他毫无感觉，继续念叨“电话机，当远远可变成咚咚呛”。他出幻境酒醒之后，一定感到疼痛的。

“去哪里？”乔治问。

“哎，不停地走，”我说，“看看有什么事会发生，哥们。”

我们跑出门，融入冬夜暮色之中，沿着玛甘尼塔大道走一程，然后转入布斯比街，在那里找到了所期望的东西，一个小小的玩笑，这晚上的生意总算开张了。有一个羸弱的老教师模样的人，戴着眼镜，张着嘴巴，呼吸着寒冬的空气。他手臂下夹着书籍、破伞，正从公共图书馆那边拐过弯来，现在去那里的人已很少。这年头，天黑之后，很少看到老年中产阶级出门的，本来警力不足，又有我们这批好小伙子神出鬼没的，因此这位教授模样的人，可以说是整条街上惟一的行人。我们于是走近他，毕恭毕敬地，我说，“借光，老兄。”

他看到我们四个那副不声不响、礼敬有加、满脸堆笑的样子，便有点害怕。但他说，“哦，什么事？”嗓门很大，像老师上课，好像要向我们表明，自己并不害怕。我说：

“看到你夹着书本嘛，老兄。如今碰到有人还在看书，真是少有



的开心啊。”

“噢，”他浑身颤抖着说。“是吗？我明白了。”他轮番打量我们四个，好像自己闯入了一个笑容可掬、彬彬有礼的方阵之中。

“对，”我说。“请让我看看夹着的是什么书，我很感兴趣的，老兄。这个世上我最最喜欢的就是一本干净的好书啦。”

“干净，”他说。“是干净吗？”此刻彼得夺过这三本书，迅速传阅开了。只有三本，我们每人看一本，除了丁姆以外。我拿到的那本是《晶体学基础》，打开后我说：“很好，真高级，”不断翻动书页。然后我大吃一惊惊地说：“这是什么？这个脏词是什么？看到它就让我脸红。你让我失望，老兄，真的。”

“可是，”他试探着，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。”

“咳，”乔治说，“我看这里是真正的垃圾：一个词 f 开头，一个词 c 开头。”他手里的书是《雪花的奇迹》。

“噢，”可怜的丁姆说，他在彼得的身后瞧，而且像平时一样言过其实，“这里说了他对她做了什么，还有照片什么的呢。嗨，你只不过是个思想肮脏的老放屁虫。”

“像你这种年纪的老头嘛，老兄，”我说着开始撕手里的书本，其他人也跟着效仿纷纷，而丁姆和彼得抓着《棱面晶体系统》在拔河。老教授模样的人开始大喊：“书不是我的，是市里的财产，你们这样无所顾忌，你们在破坏公物……”他试图把书本抢回去，这真是可怜。“应该教训你一顿了，老兄，”我说，“没错的。”我手里的这本晶体书装订得很结实，难以撕破，尽管很旧了；大概是讲究结实耐用的时代的产物，但我还是把书页撕开，一把一把像硕大的雪片一样，向大声疾呼的老头没头没脑地扔过去。其他人依样画葫芦，丁姆则上窜下跳，小丑本性大暴露。“拿去，”彼得说。“玉米片的大鲭鱼，给你！你这个看脏书的下流胚。”

“你这调皮捣蛋的老头，”我说，接着我们开始戏弄他。彼得抓住双手，乔治把他的嘴巴绷得大大的，丁姆把假牙脱出来，上下腭都脱。他把假牙扔在人行道上，我照样用靴子踩踏，可那鬼玩意儿硬得很，是某种高级树脂新材料做的。老头开始咕噜咕噜抗议——“喔哇



哇”——乔治也就松开绷嘴唇的手，用拳猛揍了一下没齿的嘴巴，老头顿时很命呻吟开了。弟兄们哪，血就涌了出来，啊！真好看。我们当时把他的外套扯掉，只剩下背心和长内裤（很旧的，丁姆几乎笑掉了牙齿），然后彼得潇洒地踢了大肚皮，我们随后把他放了。他跌跌撞撞地起步走了，其实上，这次不是什么太狠命的推搡，他发出“哦哦哦”的声音，不知所在，不知所以。我们痴痴地笑着，把他的口袋翻转过来。同时丁姆举着破伞到处乱跳。口袋里东西不多，几封旧信，有的早在一九六〇年写的，上面有“我最亲爱的”之类的废话；一个钥匙圈，一支漏水的旧钢笔。丁姆中止了他的“破伞舞”，当然，他得大声念信，好像要告诉空荡荡的街道他还识几个字似的：“我的亲爱，”他朗诵道，用这种大嗓门，“你出门在外，我会思念；夜间出去，要注意冷暖。”接着他放声大笑——“哈哈哈”——假装用信纸去擦屁股。“好啦，”我说，“算了吧，弟兄们哪。”这老头的裤兜里，只有很少的叶子（也就是钱），不超过三个戈里，气得我们把乱糟糟一把硬币撒播得到处都是，因为它跟我们已经拥有的花票子相比，简直微不足道。接着我们摔破了雨伞，撕破布拉提，迎风播撒开，也算打发了这个教师模样的人。我们所做的，真得算不了什么，但这仅仅是今晚的开场白而已，我并不是向你或你的人辩解这事。此刻加料牛奶泡刀里面的“刀子”开始兴风作浪了。

接下去要做善事，那是卸掉部分叶子的一种手法，以便逼迫自己更有劲头去人店洗劫。况且它也是预先收买人心、洗脱罪名的妙计。于是，我们进了艾米斯大道的“纽约公爵”店。雅座中果然有三四个老太太，在用政府布施款喝黑啤。现在我们成了很好的小伙子，向大家微笑着做晚祷，可这些干瘪老太婆开始不安起来，青筋暴起的双手端着杯子颤抖起来，把啤酒点点滴滴洒在桌子上。“别捉弄我们吧，孩子，”其中一个脸上积有千年的皱纹，她说，“我们不过是穷老太。”但我们只是磨磨牙齿，喇喇喇，坐下，按铃，等待仆欧（仆役）过来。他来了，神情慌张，在油腻腻的围裙上擦手，我们点了四份退伍兵——退伍兵就是朗姆酒掺樱桃白兰地，当时喝它的人很多，有的人还喜欢添加少量酸橙汁，那是加拿大喝法。我对仆欧说：



“给那边的穷老太太来点营养品。每人一客大杯苏格兰威士忌，再弄点东西兜着走。”我把一口袋叶子都摊在桌子上，其他三人也照样做了，弟兄们哪。于是，老太太们得到了双份的高度金酒，她们胆颤心惊，不知道做什么事，不知道说什么话。其中一个放出一句“谢谢小伙子”的话，可以看出，她们以为不吉利的事情就要发生。总而言之，她们每人得到一瓶扬基将军干邑白兰地，可以带回家，我还出钱给她们每人订购一打黑啤，第二天早上送货上门，并让她们把臭婆娘家庭地址留给柜台。剩下的票子嘛，我们把该店家的肉馅饼、椒盐脆棒、奶酪小吃、炸土豆片、长条巧克力全部买下，弟兄们哪，这些也是赏给老太婆们的。接着我们说声“等着，一会儿回来，”老虔婆们还在念叨：“谢谢小伙子；”“上帝保佑你们！”而我们则一文不名地出了店堂。

“让人觉得特爽快，”彼得说。可以看出，可怜的笨伯丁姆仍然没有弄明白，但他一声不吭，生怕被人称作傻冒的无脑巨人。好了，我们拐弯抹角到了艾德礼大道，却有这家烟糖商店还开着。我们已经有近三个月没管他们了，整个街区总体上比较宁静，所以武装条子、巡警不大来这一带；他们这些日子主要在河北区域活动。我们蒙上面具；这是新产品，非常好使，做得很地道。面具使用历史人物的脸谱，购买的时候店家会告诉你面具所扮演的名字。我戴迪斯累里，彼得戴猫王普雷斯利，乔治戴英王亨利八世，可怜的丁姆戴着一个诗人的面具，叫做什么雪莱；这种面具化装得很逼真，毛发俱全，是用一种特种塑料制成的。而且用完后，还能卷起来，塞进靴统里去。我们三个走了进去，彼得在外边望风，倒不是外边有什么可以担心的。我们一冲进店，就向店主斯洛士扑去，这家伙长得像一个大葡萄酒果冻，一眼看出情况不妙，就直奔里屋，里面有电话，可能还有擦得锃亮的左轮枪，六发肮脏的子弹装得满满的。丁姆如飞鸟一般快捷地绕过柜台，把一包包香烟撞向一大幅广告剪贴，上面是一个乳峰高耸的小姐在宣传新牌子的香烟，满口大金牙向顾客闪耀着。只见幕布后有一个大球在滚动，方向是里屋，是丁姆和斯洛士你死我活地扭打成一团。接着可听到喘气声、哼哼声、踢脚声、东西倒地声、咒骂声，再



就是玻璃破碎的啪啪声。斯洛士之妻好父在柜台后被吓呆了，可以想见，她随时会喊杀人啦，因此我飞快地跑到柜台后抓住她，她可真是一个大块头，浑身散发着香气，大奶子上下跳动着。我用手捂住她的嘴，防止她喊死喊活，呼天抢地，但这母狗狠狠咬了我一口，反而轮到我狂喊一声。然后她张开大嘴巴，挣扎着高声报警。嗨，我们想，她必须用台秤砣子好好砸一砸，接着用開箱子的铁撬敲一敲，如此这般，红血老朋友就流出来了。随后我们把她放倒在地板上，把布拉提扯去取乐；轻轻一顿靴子踢，她就不再呻吟了。看到她躺着，袒露着奶子，我就考虑要不要动念头，但那是后来发生的事。于是清理收款机，那晚上可真是收获不少，每人拿上几包最好的极品烟，就扬长而去了，弟兄们哪。

“真是地地道道的重磅杂种，”丁姆不断念叨着。我不喜欢丁姆的外貌，又脏又乱，就像打过架的人，当然这是没错的，但打归打，吃相还是要的。他的领带就像被人踩过一样，面具也扯掉了，还沾上了满脸的地板灰。于是我们把他拉进小巷，稍微整理一下，用手帕蘸唾沫擦去地板灰。这些都是我们替丁姆代劳的。我们不久就回到了“纽约公爵”店，从我的手表估摸，前后还不到十分钟。老太太们还在，喝我们赏的黑啤和苏格蘭威士忌，我们说：“嘿嘿，姑娘们，下面玩什么花样？”她们又开始念叨：“好心的小伙子；上帝保佑你们！”我们按铃，这次来了另一个跑堂，我们点了啤酒搀朗姆酒，我们渴坏了，弟兄们哪，还买了老太婆要点的东西。然后我对老太太们说，“我们没有出去过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一直在这儿呀？”她们马上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，说：

“没错，小伙子们。没有离开半步。上帝保佑你们，”接着喝酒。

事实上，那也无关紧要。过了半个钟头才有警察活动的迹象，而且进来的只是两个很年轻的警察，大警帽底下脸色红红的。一个警察问：

“你们知道今晚斯洛士小店发生的事情吗？”

“我们？”我若无其事地说。“怎么？发生什么事啦？”

“偷盗、动粗。两个人送了医院。你们这伙人今晚去哪里啦？”





“我不喜欢挑衅的口气，”我说。“不希罕话里有话，恶狠狠的。这是他妈的多疑本性，小兄弟。”

“他们整个晚上都在这里，小伙子们，”老太婆们开始大声宣称呼。“上帝保佑他们，这些孩子善良、大方，盖帽了。一直呆在这里的。我们没看见他们走动过的。”

“我们只不过是问问而已，”另一个小条子说。“大家都一样，是当差的嘛。”但他们离开小店前狠狠瞪了我们一眼，我们随后报之以唇乐：卜卜卜什。然而，对这些天的现状，我本人不由自主地觉得很不过瘾。没有动真格的奋力抗争。一切都像拍我马屁一样毫不费力。话说回来，这夜色还早着呢。

## 2

我们出了“纽约公爵”店门，发现灯光透明的主柜台长橱窗边，靠着一个哼哼唧唧的老醉鬼。他干嚎着老一辈们唱烂了的歌，还夹着卜咯卜咯的过门，好像臭肚子里装着一个脏乐队。我无法容忍的就是这种东西，不能容忍一个又脏又醉的人，边唱还边打饱嗝；不论年纪大小，但碰到这样的老老头特别恶心。他好像平贴在墙上，身上的布拉提真败坏风气，皱巴皱巴的，尽是屎尿泥巴什么的。于是我们抓住他，好好揍了他一顿，可他还是唱个不停。歌词道：

我要回到亲爱的身边，  
等你，亲爱的，离开以后。

当丁姆对着醉鬼的脏嘴打了几拳之后，他不唱了，大喊：“接着打，干掉我，你这杂种窝囊废，反正我不想活了，这样的臭世界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。”我让丁姆停一下，因为听听这种老朽物谈人生，谈世界，会吊起我的兴趣。我说：“哦，臭在哪里呀？”

他嚷道：“臭就臭在世界上允许以小整老，就像你们这样，没大没小，无法无天。”他大声疾呼，挥舞手臂，遣词造句十分了得；只是肚子里冒出来卜咯卜咯的怪声，就像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旋转，或者像某个鲁莽的家伙发出声音想要打断他，因此这老头不断用拳头加以



威胁，喝道：“如今不是老人的世界啦，也就意味着我丝毫不害怕你了。老兄，因为我已醉得你打我都不觉得疼，你杀我都乐于死。”我们大笑，狞笑而不说话。他就说：“如今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呢？人类登月，人绕着地球转，就像飞蛾绕着灯火打转，再也不去关心地球上的法律秩序。恶事干脆做绝吧，你们这些肮脏窝囊的流氓。”随后他给我们一些唇乐——“卜卜卜什”，就像我们对待条子那样，接着他又唱开了：

亲爱亲爱的国土啊，曾为汝玩命

奠定汝和平胜利——

世界文学名著全书

于是我们痛快地搂他，笑容满脸；他还是继续唱。接着我们绊倒他，他沉甸甸地倒下，噗噗地吐出一桶啤酒。那样子实在是太恶心了，我们改用靴子伺候；一人一脚，接下去老头儿脏嘴里吐出的就不是歌曲或啤酒了，而是鲜血。我们随后就开路了。

在市政发电厂附近，我们碰到了比利仔和五个哥们。弟兄们哪，这年头，拉帮结伙大多为四五个人；就像汽车帮，四个人坐汽车刚好舒服，六个是帮派的上限。有时帮派间可以纠集起来，组成小部队，打夜间群架，但一般最好是像这样的小股人马出动。比利仔是个令人作呕的东西，他有着似胖似肿的笑脸，始终散发着反复煎炸的底油那种哈喇味道，就算他穿着最好的布拉提，比如今天的穿着那样。他们也同时看到了我们，接着是一阵非常安静的相互打量。这次是真格的，这次是正规的；有刀子，有链子，有剃刀，不仅仅是拳头加靴子。比利仔一伙停下了现有的活计，也就是正准备对截住在那儿的一个泪汪汪的小姑娘动武，她才十岁不到，大声尖叫着，但布拉提还没撕脱，比利仔和他老二雷欧各抓住她的一只手。他们可能正在完成行动前的脏话部分，然后再搞点儿超级暴力。看到我们走近，他们放掉了呜呜哭泣的小妞，反正她所在的地方这种小妞到处都是，她提起细挑白腿在黑夜里闪动，边跑边“噢噢噢”地叫。我咧嘴笑着，很够哥们：“嗨，这不是中毒的又臭又胖的比利淫荡山羊——比利仔吗。你好，你这瓶臭炸土豆底油。把卵袋送过来吃一脚吧，如果你有卵袋的话，你这大监胚子。”随后我们就动起手来了。



我已经说过，我们是四比六，但可怜的丁姆虽然人笨一些，在疯狂恶战中完全可以一个顶仨。他腰间藏着亮晃晃一长条链子，绕了两圈，一解开就可舞动起来，煞是好看。彼得和乔治的刀子也很锋利。而我呢，有一把上好的旧式直柄剃刀，挥动起来闪闪发亮，居然有几分艺术美感。我们两伙人在黑夜里狠斗，已经住人的月宫刚刚升起，星光划破黑暗，就像急于参战的刀子那样闪闪发光。我用剃刀正好划破了比利仔手下人布拉提的前摆，十分干净利落，丝毫没有碰到肉。这个家伙打着打着骤然发现自己就像豆荚一样爆开了，肚皮裸露，可怜的卵袋也给看到了，也就方寸大乱，边招手边尖叫，防守显然疏漏起来。丁姆趁机挥着链子呼啸蛇行，一下子就击中他眼睛。比利仔的这个哥们摇摇摆摆地跑开了，嚎叫得死去活来。我们干得极其出色，不久就把比利仔的老二踩在脚下，他被丁姆的链子打瞎了眼睛，就像野兽一样乱爬乱叫，让一只漂亮的靴子踏着格利佛，他出局出局出局了。

我们四人中，丁姆跟往常一样，面目搞得最狼狈，你看他脸上鲜血横流，布拉提脏兮兮的一团糟，而其他人仍然镇定自若，未伤皮毛。现在我要直取臭比利仔的胖头，我举着直柄剃刀舞来舞去，活像剃头匠登上了劈波斩浪的船头，想要在不干不净的油脸上砍几刀漂亮的。对方也拿着刀子，是一把长柄弹簧折刀，但动作未免太慢太笨拙了，在格斗中无法真正伤人。弟兄们哪，足踏圆舞曲——左二三，右二三——破左脸，割右脸，每一刀都令我陶醉惬意，结果造成两道血流同时挂下来，在冬夜星光映照下，油腻腻的胖羊鼻子的两边各一道。鲜血就像红帘子般淌下来，但看起来比利仔丝毫不察觉，他就像肮脏的胖胖熊继续跌来撞去，挣扎着拿刀子捅向我。

这时我们听到警车声，知道条子到了，手枪上膛，从车窗口指出来。无疑是那个哭泣的小姐报的警，报警箱就在发电厂后面，不远的。“很快搞定你的，没问题，”我喊道。“臭比利下作羊，我会漂漂亮亮地把你的卵袋割下来。”他们朝北向河边逃去了，慢腾腾喘着粗气，只留下老二雷欧躺在地上喘气，我们也就向相反方向跑去。下一个拐弯处有一条小巷，黑糊糊空无一人，两头都通的，我们在里面歌



脚，呼吸从快到慢，最后变得正常。两边是公寓楼，令人仿佛身处两座高不可攀的大山之麓，公寓的窗户中都可以看到蓝光跳动。这就是电视啦，今晚有所谓的全球转播，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主要是中产阶级的中年人吧，打开电视都能看到同一个节目。有某个傻乎乎的著名喜剧大演员或黑人歌手出场，都是通过外太空的转播卫星反射回来的。我们喘着气等候，只听得警车向东开，我们便知道没事了。可怜的丁姆不时抬头看星星，看月宫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就像从没看到过这些的小孩子，他问道：

##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

“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在这种东西上会发生什么事呢？”

我猛地推了他一把说：“呵，你这个笨杂种，别想那种东西了。很可能像这里一样有生命，有人挨刀子，有人捅刀子。趁现在天色尚早，我们上路吧，弟兄们哪。”其他人哈哈一笑置之，但可怜的丁姆一本正经地看看我，接着又抬头看星星，看月宫。我们向小巷那头走下去，全球转播在两边放着蓝光。现在就缺一辆汽车，因此出小巷后我们往左拐，一看到那古代诗人的铜像就知道，是到了普里斯特利广场，诗人的上唇像类人猿，耷拉的老嘴里含着烟斗。我们朝北来到了肮脏的旧电影场，因为很少有人光顾，外墙正在剥落倾颓，只有我和小兄弟们倒常去，只不过是叫喊一阵，挖砖刨墙，要不就是在黑暗中与小妞来点抽送的勾当。电影场正面有扔烂泥巴造成的斑斑点点，从上面的海报上，可以看到常见的牛仔狂欢场面，天使长们站在美国马倌一边，向地狱战斗队派出的盗马贼开枪，这种土玩意儿是当初由国家电影公司推出的。电影场旁边停放的汽车没什么高档的，大部分是破烂老爷车，但有一辆八成新的杜兰哥九五型，我看可以行驶。乔治的钥匙圈上别有所谓的万能钥匙，我们很快上了车，丁姆和彼得坐后座，学大老爷们的样子猛抽致癌品。我点火发动，马达很动听地轰鸣着，一种温暖震动的好感觉立马贯穿肺腑。接着我踩下油门，很舒服地倒车，周围没有人看到我们把汽车开走。

我们在人们称为偏僻的地段盘桓周旋，吓唬穿过马路的老人和妇女，或者扭来扭去，追赶猫啊狗啊。然后我们往西边飙车，路上车辆不多，我踩足油门，差点把车底板都踩破了，杜兰哥九五型就像吃面



条一样吞噬着马路。很快看到了冬日的一片树林，黑糊糊的；弟兄们哪，那可是乡下的黑暗哟。有一次，我压到一个大家伙，车头灯光中只见一张嗥嗥叫的满口牙齿的大嘴，它尖叫着嘎哑一声扑倒，后座上的丁姆“哈哈”大笑，简直要笑掉大牙。接着，我们看到一个小青年带着小妞，在树下面办那档子男女之事，就停下来为他们喝彩，然后半心半意地推搡了他俩几下，把他们打哭后，我们接着上路了。下面去寻求的是老套套，做不速之客。那个实在够刺激的，简直可向超级暴力者提供充实的笑料和大打出手的机会。

我们终于来到一个村落，村外有一个独门独户的小屋，还有一小块花园。这个时候，月宫已经高高升起，我驾车慢慢减速，刹车后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这个小屋。另外三个人发狂似的咯咯地大笑不止，但见大门上写着的大字是“家”，一个傻乎乎的名字。我下了汽车，命令手下人不许笑，严肃点，我打开小小的大门，走向前门。我文质彬彬地敲门，没人来，又敲了一下，就听见有人来了，接着是拉门闩，门打开了约摸一寸，可以看到这一个眼睛在观察我，门上有链条拉着。“哎，是谁呀？”是小妞的声音，听音色是年轻姑娘，我就用绅士的措辞，以非常优雅的口吻说：

“对不起，夫人，很抱歉打搅您，我朋友和我是出来散步的。不曾想朋友突然间发病，很麻烦，他在外边路上，昏迷不醒，呻吟不止。请问，您能否发发慈悲，让我借个电话叫救护车？”

“我们没装电话，”这小姐说。“对不起，没有电话。到别处去打吧。”我听到小屋里面传来“啪嗒啪嗒啪嗒啪嗒”的声音，有人在打字呢，这时打字停止了，这人的声音喊：“什么事，亲爱的？”

“唉，”我说，“您能否发发慈悲，请他喝杯水呢？您看，好像是昏厥呢。想必是头晕病发作了。”

小姐迟疑了一下说：“等等。”接着她走开了，三个手下都已悄悄下车，偷偷摸近小屋，且已经戴上了面具。此刻，我也戴上了面具。以后的事就易如反掌了。我伸手脱开了锁链条。由于我用绅士的措辞软化了小姐的警惕性，她没有照常规把门关死。我们可是夜闯民宅的陌生人哪。我们四个一哄而入；丁姆照例装疯卖傻，上蹦下跳，高唱



淫辞滥调。我要说明，这小屋里边可是挺优雅的房间呢。众人大笑着进入了点灯的房间，只见小姐退缩着，这个年轻漂亮的小姐拥有一双真正的乳峰。旁边的人是她的男人，也比较年轻，戴着角质边眼镜。桌上有一架打字机，各种文件散得到处都是，但有一小沓纸头，想必是他刚刚打好的，所以这里又来了个聪明模样的读书人，很像若干小时前唬弄过的那个，不过，此人是作者，不是读者。只听他说：

“这是干啥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怎敢不经许可就闯进我家呢？”他的声音不停地颤抖，手也是。我说道：

“别害怕。若是心中恐惧，兄弟呀，请速速加以排遣吧。”

乔治和彼得去找厨房了，丁姆站在我身边待命，嘴巴张得大大的。

“这是干啥的呢？”我从桌上拿起那沓打字纸，戴角质边眼镜的战战兢兢地说：

“这正是我要知道的。这是干啥？你们要什么呢？立刻滚出去，免得我撵你们走。”戴雪莱面具的傻丁姆听罢大笑不止，就像野兽的吼叫。

“是书啊？”我说道。“你正在写的是书啊？”我把噪音弄得很沙哑。“我对会写字的人始终十二万分地钦佩。”我看了看顶上的一页，上面有书名《发条橙》，然后说：“这书名非常傻冒。谁听说过上了发条的甜橙？”接着我以牧师布道式高亢的嗓音朗读了片断：“——硬是强迫生机勃勃、善于分泌甜味的人类，挤出最后一轮的橙汁，供给留着胡子的上帝嘴唇，哎哟，生搬硬套只适于机械装置的定律和条件，对此我要口诛笔伐——”丁姆听着又发出了唇乐，我也忍不住笑了。于是我撕破纸头，把碎片播撒在地板上。戴眼镜的作家大为恼火，他紧咬牙关向我冲过来，露出黄板牙，把利爪般的指甲戳过来。这就是丁姆的行动信号，他狞笑着呃呃啊啊地直扑这家伙颤抖的嘴巴；啪，先是左拳，再是右拳，是我们亲爱的老哥们红色——是桶装红葡萄酒，随要随放，处处质地相同，就像同一个大公司出产的——流了出来，沾污了干净的地毯，染红了我仍在拼命撕开的书本的碎片，撕啊撕。整个过程中，那小姐——他忠诚的爱妻，都目瞪口呆地站在壁



炉边上，此刻她发出一丝丝尖叫，像是合着丁姆的老拳所发出的节奏。这时，乔治和彼得从厨房出来了，他们同时在大声咀嚼，虽然还戴着面具，戴面具吃东西是没问题的。乔治一手抓着一只冷腿，一手拿着半条面包，上面涂着大块黄油；彼得手拿口吐白沫的啤酒瓶，还有满满一把葡萄干蛋糕。他们喊着啣啣啣，看丁姆跳来舞去，揍那个作家；作家开始大声疾呼，仿佛毕生的心血都被毁掉了，张开血盆大口号啕着。但回答他的是满嘴食物的啣——啣——啣——，可以看见他们吃着的碎块。我不喜欢那样，觉得口水横流肮脏无比，就训斥道：

“把东西吐掉。谁批准你们这样做？快抓住这家伙，让他看个明白，不许他逃跑。”于是他们取下嘴里的肥肉，放在桌上飞扬的纸堆里，撞向作家，这小子的角质眼镜撞破了，但还悬挂着，那丁姆还在跳舞，震得壁炉台上的摆设东摆西晃，我过去把它们统统撸下地去，就再也晃荡不成了，小弟兄们。他继续戏弄《发条橙》的作者，搞得他面孔红得发紫，像某种特殊的果汁滴个不停。“好啦，丁姆，”我说。“现在打发另一个啦，上帝保佑大家伙儿。”他对小妞行大力士礼，把双手反扣起来，小妞始终在以优美的每小节四拍的节奏尖叫尖叫叫着。我随即撕破这个，撕破那个，撕破别的，另外两个继续嗷嗷啣，那真是一对上乘的好奶，还展示出了她们嫩红色的眼睛，弟兄们哪。我脱掉裤子，着手冲刺；随即听到惨厉的喊叫声，那乔治和彼得押着的作家滴血货狂叫着，差一点挣脱，骂出肮脏不堪的誓词谩语，有的我听到过，有的是他生造的。我后面理所当然轮到丁姆，他野兽般地哼哧嗷叫着，而雪莱面具依然是那般不动声色，我则抓住她。接着换防，丁姆和我押住滴口水的作家，他已经无力挣扎，只是在奶吧人幻境似的，说些有气无力的话，任彼得和乔治去干他们的事。此后颇为安静。我们愤恨不已，便去砸剩下没砸的东西——打字机、电灯、椅子。丁姆老毛病复发，打水扑灭了壁炉，正打算在地毯上拉屎，大便纸多得很，但我大声喝住了。“出去出去出去，”我咆哮道。作家夫妇已经人事不醒，皮破血流，呻吟不息，但死不了。

我们跳上久候的汽车，我身体感到有点乏，就让乔治驾驶；我们



一路碾过尖叫着的怪物，回到了城里。

## 3

##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

我们向城里驶去，弟兄们哪，可就在城外，离人们叫做工业运河的不远处，我们看到油箱指针塌下了，就像我们下身的哈哈指针，汽车在吭哧吭哧吭哧地抗议。但是，不要着急，因为火车站已经邻近，站台上蓝灯闪烁，忽明忽暗。问题是，要么把汽车抛下，让警察拉走，要么让我们的仇恨凶杀心理占上风，把它精彩地推下河里去，在夜晚逝去前来一个漂亮的噗通大水漂。我们商定搞第二方案；我们下了车，松开刹车，四个人把汽车推到河边，河水脏极了，活像糖蜜加人粪拌出来的，接着奋力一推，车子就下去了。我们得快步奔开，免得脏污泥水溅到布拉提；车子噗通啾啾沉下去，那副样子真好看。“告辞了，老哥们，”乔治喊道，丁姆则报之以小丑般的傻笑——“哈哈哈哈哈”。随后我们直奔火车站，坐一站去市心，那是对城市中央的称呼。我们规规矩矩地买好票，像绅士一样安静地等在月台上，丁姆在摆弄投币售货机，他口袋里小分币多得很，必要时准备向穷人、没饭吃的人分发巧克力条，可惜周围没有这种人；蒸汽快车隆隆进站了，我们登上车，里面空无一人。为了消磨三分钟的旅行，我们摆弄着人们所谓的椅子垫，把座位的填充物好好扒出来，丁姆用链子打窗户，直到玻璃开裂，闪烁寒光。大家都感到精疲力尽，很烦躁，整个夜晚支出了些许能量嘛。只有丁姆，就是那种小丑野兽，能够乐此不疲，但他全身肮脏，汗臭逼人，这是我不惯丁姆的地方。

我们在市心站下车，慢慢走回到柯罗瓦奶吧，都有点跌跌撞撞的，向月亮、星星、灯光展示着我们的背脊内容，因为我们尚处于生长期，白天还要上学。我们进得店堂，发现比刚才离开时还要挤，那个念念有词的家伙，靠吃白粉、合成丸什么人幻境的，还在念叨着，什么“顽童死抛喂嘴滑出柏拉图式时间天气抱”。也许这已是他当晚喝的第三、第四份了，因为他脸色苍白，不像个人样，俨然成了没有生命的物件，面孔真像用石膏雕出来似的。其实，如果他喝那么





多，打算人幻境这么长，早该进后面的包厢里去，而不是呆在店堂内丢人现眼的。这里会有人戏弄他一下子，当然也不会太过分，因为奶吧内养着大力伤痕仆欧，可以制止任何骚乱。反正丁姆已经挤到这家伙旁边，小丑式大嘴巴一喊，露出倒挂葡萄，用肮脏的大鞋踩了他的脚，但那家伙一点也没听见，看来此人的灵魂已全部凌驾于躯体之上了。

大多数客人是纳查奇（我们曾经管青少年叫纳查奇），在喝牛奶、可乐，寻开心，但也有几个老一点的，男女均有，在吧台边嬉戏说笑，没有中产阶级，他们是从不会到这种地方来的。从他们的发式和宽松布拉提（大多为起球的大毛衣），可以判断他们刚在隔街的电视台演播室排演过。其中姑娘们的脸蛋神气活现，大嘴巴红彤彤的，龇牙咧嘴、旁若无人地大笑，一点也不在意周围的世界里充满了邪恶。此刻唱片声戛然而止（是俄国猫强尼·日瓦戈唱的“仅仅每隔一天”），在换歌的短暂安静中，一个姑娘——年近四十了，十分漂亮，红色大嘴巴微笑着——突然放开歌喉，只唱了一两个小节，好像是提示一下他们刚才的谈论内容。就在那时刻，弟兄们哪，活像某只大鸟飞进了奶吧，我全身的汗毛都倒竖起来，冷颤就像慢慢爬动的小蜥蜴，上来又下去。因为我懂得她唱的东西，那是费里德里克·格特奋斯特所作的歌剧《床上用品》，是她喉咙被割快死去的那段，歌词是“也许最好像这样”。反正我全身颤抖了。

丁姆一听到这歌声像滚烫的肉啪地掷下餐盘，便放出下流动作，先是口哨，再是狗啤，接着是两指刺天两次，最后是小丑般的狂笑。我听到、看到丁姆撒野，感到浑身发烧，热血沸腾，就喊道，“狗杂种。肮脏、不懂规矩的杂种。”我绕过隔在中间的乔治，快速出拳，揍了胡闹的丁姆一嘴巴。丁姆大惊失色，嘴巴大张，用手擦了擦唇上的血，惊奇地轮番看着流出的血，和我。“你打我做什么？”他笨拙地问。四周没几个人看见我出手，即使看见，也像没看见。音响又响了，播送着很恶心的电吉它曲。我回答说：

“没礼貌的东西，一点不懂得公共场所的规矩，兄弟呀。”

丁姆换上土里土气的邪恶脸色说：“那我不喜欢你刚才的打人。”